

經濟轉型須坐言起行

□楊 堅

政府在推動香港向知識經濟轉型和發展上必須採取更積極的政策行動。因為，10多年來，香港單靠市場經濟向知識經濟轉型卻蹉跎歲月的事實已證明，政府必須干預或介入。在2012年政改底定之後，香港市場經濟應當改革。



特區政府在本屆立法會2010年暑期休會前，提交立法會審議通過《最低工資條例》和《競爭條例》。同時，對恆基地產「天匯」樓盤買賣事件的調查升級，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介入。這幾件事發生在同一時間段，有一定偶然性，但是，置於香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大背景和大框架中來考察，則發現具有內在聯繫而呈現必然性。

特區政府深入調查一個樓盤銷售是否違法，對於特區政府與香港舉足輕重的大地產商關係而言，是罕見的。這件事的意義和影響，不止於規範地產市場秩序，而是牽動大地產商與政府、大地產商與香港社會等多重關係。也許其象徵性大於實質性，但至少曲折地反映，多年來大地產商在香港經濟和社會中擁有的崇高地位，受到了質疑。

事物總有兩重性

香港的大地產商對香港經濟和社會發展所做貢獻是眾所周知的。然而，事物總有兩重性。在大地產商成為香港經濟和社會的舉足輕重力量之後，其言行便對香港經濟和社會發展有影響，也

可能產生負面影響。香港地產市場價格不斷上漲，固然不能都歸咎於大地產商。但是，大地產商如有不合規甚至違法舉措，對樓價上漲產生不合法或不合理的推動作用，那麼，特區政府干預或介入就是必要的。

《競爭條例》關乎香港市場經濟的一方面即企業之間的關係。該條例旨在遏制和打擊壟斷行為而保護自由競爭，可以說是捍衛香港多少年來享譽全球的所謂「自由經濟的最後一塊淨土」的品格。

自由經濟有缺陷

《最低工資》關乎香港市場經濟的又一方面即僱主與僱員之間的關係。該條例旨在確保僱員享有勞動者應有的尊嚴而打擊或遏制「壓低」工資的行為，可以說是克服香港多少年來享譽全球的所謂「自由經濟的最後一塊淨土」的缺陷。

香港之所以在很長時間裡享有「自由經濟的最後一塊淨土」的稱譽，是因為特殊的歷史和社會條件決定了港英政府長時期可以對香港經濟放任不管或者即使管也可以是「積極不干預」。

然而，不管或少管的結果是，所謂市場自由競爭導致少數大企業的壟斷，尤以少數大地產商對香港地產市場乃至整體經濟的控制為甚；同時，「效益」以犧牲「公平」為代價，相當一部分僱員的工資偏低。

問題日積月累，終於，不僅阻礙香港市場經濟順暢運作，而且，轉化成不斷加劇的社會矛盾。

無論最低工資還是公平競爭，香港社

會尤其是有關階層和界別爭取了數以十年計，之所以遲至今時才提出立法議程，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政府，「九七」前以信奉自由市場機制為主桌，拒不接手；「九七」後，「積極不干預主義」濫觴繼續作梗。

然而，形勢比人強。香港企業的98%以上是中小企業，不立法規範競爭、遏制壟斷，則中小企業生存和發展受阻。香港社會貧富差距愈懸殊，而社會政治化不斷加劇，勞動者要求有尊嚴地工作和生活，是社會追求平等和民主的題中應有之義。

所謂「最低工資」，不是經濟學概念而是政治經濟學概念。從經濟學角度看，最低工資的確會減少一部分勞動者的就業機會。亦即是說，僱主的確可能甚至會以裁員或減少工時來對付最低工資。但是，從政治經濟學角度看，最低工資對於保障勞動者權益是必需的。因為，隨着現代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勞動者應當提高收入待遇和生活水準。的確，最低工資制度可能使一部分勞動者失業，但是，解決失業問題必須另闢蹊徑，不能因噎廢食而拒絕實行或取消最低工資制度。

政府難以「不干預」

「規範競爭」表面看是干預市場經濟，其實相反，正是為了維護市場經濟。不受規範或違背規範的競爭既會造成市場經濟無序或失序，也會抑制或扼殺市場經濟活力。

特區政府在2010年7月，同時為規範競爭和最低工資制度立法，並對大地產商「示警」，折射香港市場經濟的內在矛盾或問題已到了不能解決的地步了。因為，特區政府秉承「積極不干預主義」是一向比較被動的。

總起來看，上述行為都是特區政府對香港市場經濟的「調校」。希望特區政府在推動香港向知識經濟轉型和發展上也能採取更積極的政策行動。因為，10多年來，香港單靠市場經濟向知識經濟轉型卻蹉跎歲月的事實已證明，特區政府必須干預或介入。在2012年政改底定之後，香港市場經濟應當改革。

陳裕光雙重身份應慎言

□喬小橋



香港最低工資立法已進入白熱化階段，有關人士任何一句話，都可能引發軒然大波。日前，大家樂主席陳裕光對最低工資的一番議論，隨即受到多方抨擊。

陳裕光表示，飲食業係勞動密集行業，人工支出是最大成本；大家樂現有員工1.5萬人，其中1.3萬屬前線，平均時薪23元；如本港最低工資最後訂在33元，加幅近50%，即大家樂員工成本佔總收入將高達22%，集團勢要發出盈利警告，屆時削減人手亦將在所難免。

談時薪防政治化

據有人匡算，大家樂去年度收入近50億元，粗略計人工支出約10億元。如集團要為最低工資加薪50%，即保守估計要額外支出4至5億元，差不多等於集團去年全年的盈利。故其時發「盈警」有充分的理由，並非危言聳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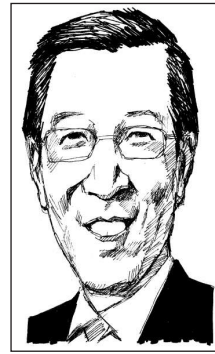
身為中式連鎖快餐的龍頭，僱員1.5萬的大家樂絕對是香港一個大僱主。如果大家樂頂不住，其他同類的快餐飲食店同樣頂不住。因頂不住而關門或裁員，對於強烈要求最低工資立法的勞工界人士來說，恐怕是事與願違，反而不利於低層次員工的就業。

在商言商。大家樂是上市公司，陳裕光作為主席，首先要顧及股東的利益。他力陳33元最低工資對公司的影響，本是無可厚非的。但是，在最低工資立法的過程中，陳裕光還有一個身份：政府委任的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的會員。按照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的說法：「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的主要職責，是以數據為依歸的原則，在確保防止工資過低、減少低薪職位流失，和維持本港整體經濟發展及競爭力等各關鍵層面取得適當平衡的前提下，就首個法定最低工資的水平向行政長官提供意見。」

需暫別老闆角色

也就是說，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是特首訂制最低工資水平的智囊。作為特首智囊，陳裕光應暫別僱主的角色，從香港大局出發，平衡各方面的利益，中立客觀地就最低工資的合理水平向政府提供意見。最低工資33元可以探討，但一定要避免有利益衝突。尤其是在公眾場合，更不能忘記自己的智囊身份。否則，在市民眼中，這個最低工資委員會就缺乏可信性了。

城門失火，殃及特首。最低工資委員會若缺乏可信性，可能會令人質疑特首「親疏有別」。如是，最低工資立法將更加政治化，亦更難達成各界均可接受的共識。



外匯基金應穩中求勝

□日昇

社保基金勝一籌

全國社保基金年報顯示，2006年實現收益51.9億元人民幣，收益率為3.12%。以一個資產規模接近2118億元人民幣的退休保障基金而言，略高於3%的現實收益率，當然談不上令人興奮，只能說是穩打穩紮的結果。

但考慮到社保基金的性質是為全國工人退休作儲備，一切應以穩健為上，也不忍多作苛責。套用全國社保基金理事長項懷誠所言，這些資金是老百姓的「養命錢」、屬於社會保障的戰略儲備，投資方針自然是「安全至上、控制風險、強化運營、提高收益」。

回顧社保基金以往幾個年度的表現，例如2001年的收益率為2.25%、2002年1.75%、2003年3.56%、2004年為2.61%。以此觀之，2006年3.12%的收益率，已可算比較「出色」。

不過，當我們將目光拉開一點，將全國社保基金與香港外匯基金並排而視，即可發現一切以穩健為上的社保基金，2009年的投資表現仍然比外匯基金2006年3.1%的回報率「略勝一籌」。足見香港外匯基金在投資取向上，比社保基金的保守穩健，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外匯基金雖然也有特定制限制，例如其主要目的是確保香港貨幣及金融穩定，對投資工具的流動性有極高要求，這些規定難免約束外匯基金的投資選擇，令其回報率無法媲美一般投資基金。但外匯基金毋須將全部資金投放在保持貨幣與金融穩定上，彈性應較社保基金更大，港人要求外匯基金取得更佳回報，相信絕對非苛求。平情而論，外匯基金的表現並非年年如此不濟，從金管局的資料，自1994年以來，外匯基金亦錄得複合年度投資回報率達至6.3%，不僅高於同期2.3%的複合年度通脹率，比基準投資組合更高出2.2%，成績屬於不過不失。不過，以往的成績不應用作開脫現時投資不力的藉口，如果外匯基金的投資繼續不思改進，上述引用的平均數值，相信只會逐年下跌。

外匯基金要檢討

金管局負責管理港人的財富，本身當然有既定的投資基準，不過由於避免影響金融市場，向來不對外公布。筆者認為金管局這份秘而不宣的「投資秘笈」，有必要盡快進行全面檢討及評估，以求履行職責及爭取高回報之間取得更佳平衡。例如應切實研究香港究竟需要多少外匯儲備支持貨幣基礎，若預留資金太多，令投資政策過於保守，無異是資源錯配及造成金融浪費。

作為香港金融市場的管理者，金管局在推動香港銀行業北上開展業務上，經常扮演聯繫及主導角色。對此，筆者認為在管理港人的資產上，金管局亦應同樣有所作為，走出本身的盲點，遊刃於法規定下的框框，從而對香港財政儲備多作貢獻。

遇上「才子」很無奈

□吳榮光

對於一個重視時間的人，沒有什麼痛苦得過在群眾之中感到寂寞。

某人曾經有個苦澀的經歷，話說他有次出席飯聚，席間都是一些富有學識之輩和商界名人，本是一個難得的聚會，偏偏當中的一名「才子」雅興甚濃，凡事搭訕，喋喋不休，但內容卻空泛得來天花亂墜，將一個難得的交流大會，變成個人的棟篤笑鬧劇，令他如坐針氈，巴不得即場離座回家看書！

群眾中的寂寞感覺是令人無奈的，卻絕對真實，雖然你可以盡力偽裝。親人，是上天的刻意安排，好的壞的都要照單全收，但朋友方面，永遠是一個選擇，人家選擇你的時候，自己亦有權選擇。每個人都有編寫人生的自由，當中的內容是ABCDE，還是甲乙丙丁戊，沒有意義，一切視乎個人對生活素質的要求而定。

有句名言說得好：「浪費自己時間的人在慢性自殺，浪費別人時間的人是謀財害命。」時間都是「殺有賠」的，失去的將永遠失去，絕無任何補償方法，生活是否充實很在乎自己是否有正視運用。保護自己的「財富」，珍惜自己的「生命」，一切都是理所當然。所以，每當遇上時間殺手的時候，還是敬而遠之比較好。



零容忍

三龍

積極發展本地特色文化遊

□徐 姚



香港人對自己的本土文化不太了解，以致對屬於自己地方的歷史、文化、文學、藝術等方面都未能產生廣泛的興趣，其發展也受到很大的限制。而且，許多香港人在自我文化形象低落的影响下，都將香港評價為「文化沙漠」，無論是硬件的設備還是軟件的配套，都比不上鄰近的地區。

其實，香港有很深厚的文化基礎，只是找不到出路，令本土文化未能得到良好的發展。

香港非文化沙漠

香港是文化沙漠嗎？近百年以來，香港曾有不少著名的文化界人士居住，他們可能只是暫居香港，又可能是以香港為家，但無論如何，這些文化界名人都在香港留下過痕跡，為香港文化發展留下了重要的印記。這樣，香港怎可能是文化沙漠呢？只是香港素來着重經濟發展，令文化發展長期停滯不前，不為人所重視而已。

為了讓市民對香港文化有更深層次的認識，不少文化機構的負責人積極尋找昔日的香港文化，追訪文化名人的足印，令普羅大眾可以一睹香港文化的原有面貌。他們將一站一站的文化景點串聯在一起，成為富有香港特色的文化遊路線。要是十八區都能發展出獨有的文化遊路線，就可以將香港拼湊成全境的文化遊覽圖。

翻查香港文化旅遊的資料，不難發現政府曾為文化遊的推廣花過心思。舉例說：2003年，政府曾推

出「區區有睇頭，香港樂悠遊」的活動。活動是向市民推介十八區的特色景點、地道美食和風土人情，藉此推動本土經濟。直至現在，還有「香港自遊樂在十八區」的網頁（http://www.gohk.gov.hk），讓市民可以隨時瀏覽十八區的景點。

十八區各具精采

至於香港公共圖書館為了推廣文學，在最近兩屆的香港文學節中，推出了新的活動環節，帶領讀者跳開閱讀文本跑到街道上，推出「香港文學行腳」的文學遊。第七屆文學節（2008年）推出了城市行的灣仔遊、懷舊行的中西區遊，以及山水行的沙田及大埔區遊；而第八屆文學節（2010年）則推出三個主題的文學遊蹤，包括：電車軌跡、郊野風光和圍村風情。透過實地考察，讓市民走入大街小巷，用腳步去認識香港，實在是認識香港的好方法。

最近，南區亦公布準備開發文化路線遊的藍圖，讓市民可以親身體會南區文化。港島南區區議會建議南區十處與近代文人有關的景點，發展成為文學徑，並邀請理工大學的師生設計地標及舉辦導賞團，增加區內文化氣息。這十個地點分別是：詩人戴望舒的薄扶林住處、許地山和蔡元培的墓地、蕭紅墓地的舊址、作家海辛所寫的鴨脷洲、詩人吳美筠寫過的海濱公園、張愛玲筆下的淺水灣酒店、詩人黃國彬筆下的中環、詩人蔡炎培寫過的石澳，以及胡適曾喝下午茶聖士提反書院。在計劃中的南區文學徑中，南區區議會還會邀請遊客報名參加，及在轄下圖書館進行推廣閱讀計劃，藉以加深公眾對文學徑的認識。

發展屬於本土的文化遊，是讓市民認識屬於自己地方的最佳途徑。以一海之隔的澳門為例，同樣以文化遊活動作為認識澳門歷史的方法。

於2005年7月15日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宣布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澳門歷史城區」，已成為澳門的重點旅遊推廣項目。這幾年，澳門旅遊局都有提供歷史城區的免費導賞服務，讓市民易於認識澳門的歷史文化特色。除了導賞服務外，澳門旅遊區還有提供方便自助遊的服務，例如設有掌上電腦路線指南供遊人下載。掌上電腦的路線指南是以圖文並茂形式，提供歷史城區的路線簡介和景點資訊。由於所有旅遊資訊都由官方旅遊局統一管理，為旅客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盡快作長遠策劃

香港的旅遊景點通常在熱烘烘的話題炒作中，是能夠掀起短暫的文化遊熱潮，如由電影《歲月神偷》而帶出的永利街懷舊遊，就是最明顯的例子。然而，在熱點冷卻後，又會變得不了了之，成為可有可無的旅遊路線。在即將推出的香港地質公園遊，一定會成為新一輪文化遊熱潮，但在熱鬧過後，這個世界級的地質面貌，又是否能夠肩負起推廣旅遊的長遠作用呢？

香港在推廣本地的文化遊時，未夠積極性和一致性，於是難以成為氣候，以致在發展地區文化遊時，往往是舉步維艱。要除去「文化沙漠」的惡名，政府先要踏出第一步，聯絡區內人士設計歷史、文化、文學等的導賞遊覽路線，讓普羅大眾可以參與十八區遊，藉以推廣各區的文化特色。當普通市民對香港有所認識，自然會對本土產生感情，對推動文化活動可能起積極的作用。

乘著南區文學徑、地質公園等一個又一個新文化景點成立的機會，政府應該盡快確立香港文化遊的總藍圖，作長遠的文化遊策略。